

伊斯兰文化丛书

马明良/主编

近代伊斯兰 复兴运动的先驱

——瓦哈卜及其思想研究

马福德/著

خلاصة الكلام في الرأى لحركة الصحو الإسلامى بالعصر الحديث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伊斯兰文化丛书

近代伊斯兰 复兴运动的先驱 ——瓦哈卜及其思想研究

马福德/著

خلاصة الكلام في الرائد لحركة الصحو الاسلامي بالعصر الحديث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先驱: 瓦哈卜及其思想研究/马福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1
ISBN 7-5004-5797-9

I. 近… II. 马… III. 瓦哈卜, M. (1703~1787) —伊斯兰教—
思想评论 IV. B969.93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2731 号

策划编辑 黄燕生
责任编辑 李寿荣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彩多设计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彩印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625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20.8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论

本书所讨论的是一个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个案。

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常被简单地看作是对西方挑战的回应，是情感屈辱所产生的反弹。但事实上，伊斯兰教有着久远的复兴与改革传统。其根源既是对挑战的回应，也是伊斯兰教教义本身使然。的确，综合考察近代伊斯兰世界的内外环境，可以发现，近代是曾拥有辉煌历史的穆斯林世界倍感屈辱的时代：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解体、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强权政治的压迫。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伊斯兰复兴是为了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摆脱自身危机和困境的自救行动。当代伊斯兰复兴的根源，可以概括为：“失败的经历所激发的认同危机使许多人对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怀疑，转而从内部寻找力量和指导。”1967年的阿以战争被认为是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场只有6天的战争中，阿拉伯军队遭到惨败，大量领土以及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占领。这不仅沉重打击了阿拉伯和穆斯林的自尊心、认同感和历史观，而且促使他们对现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世俗精英们曾热衷的西方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省：我们究竟在哪儿出了错？为了富强，我们几乎付出了一切，甚至拔掉了自己的“根”，但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仍须仰西方之鼻息。而国内的情况更加糟糕：世俗民族主义（无论自由民族主

义还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热衷于专制与独裁统治,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动荡不安,经济状况愈加恶劣。于是,在拒斥西方发展模式的同时,人们在寻找一种更为真实可靠的社会和文化——对伊斯兰传统与价值的认同。

尽管如此,外因通常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而非根据。因此,外部的挑战不是当代伊斯兰复兴的全部原因。就伊斯兰教本身来看,它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观和思想文化体系。它不仅内在地规定了以复兴、改革为特征的发展逻辑,而且有一套独特的自我变革和调节机制。《古兰经》中反复强调,由于种种原因,人类社会可能会在“恶魔的蛊惑”,或安拉的考验中陷入迷误,偏离正道,灾难由此会接踵而来。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安拉就会派遣使者去教化民众、改革社会,使之回到正道上。也就是说,穆斯林世界衰落和遭受苦难的原因是背离了伊斯兰的正道,而治病良方是恢复伊斯兰认同感和价值观。这是源于《古兰经》的教训,对穆斯林而言是神圣而永恒的。正是在这种逻辑指导下,伊斯兰教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并以复兴精神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自我调整在“法学创制”和“革除异端”两个机制中得到充分体现。

狭义上的“创制”是指伊斯兰法学家通过《古兰经》、圣训和其他伊斯兰教法原则演绎出法学律例的过程。从广义上讲,“创制”原则是让伊斯兰教适应一个经常变更的世界上发生的变化无穷的各种形势的富有生机的保障机制。从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历史来看,主动、开放与自守是文明交往的主要特征和文明兴衰的主要因素。一个有活力的文明,总是敞开大门,欢迎其他文明,并在交往的涵化基线上,广为吸收、消化自己发展所需的外来文明成分。^① 其涵化的原则是“化外”,而不是“外化”。因

①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此，只有保持主动的、积极的开放性，文明才能发展。穆斯林曾通过“创制”这一包容与整合机制，对古代东西方人类文明的精髓进行吸收和消化，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伊斯兰文明。综观伊斯兰教历史，自它兴起之时，便积极、主动地吸收自己发展所需的外来文明成分。伊斯兰教义学、伊斯兰法学等学科的奠基与发展都体现了这一规律。

与此同时，一个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交往过程中坚持适度的自守性是使其得以延续而不被“外化”的保证。基于此，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过程中，穆斯林坚持以伊斯兰精神为涵化的基线，以保证自身文明的个性，“革除异端”之说是这一机制的具体表现。穆斯林学者认为，“异端就是为了深化对安拉的崇拜而在伊斯兰教中新创的、类似‘沙里亚’的道路”。它是最危险的犯罪，穆斯林应对此严加提防并尽量远离之。因此，“革除异端”成为伊斯兰复兴精神的重要方面。可以说，“革除异端”之说反映了对自身文明的执著和固守，是对自己文明的崇敬与欣赏，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每个民族对自己的文明“各美其美”的表现。由于伊斯兰文明基于《古兰经》与圣训，“革除异端”之说在文明交往过程中一直起着刹车制动的作用。“正统”与“异端”之说的结果之一就是努力使自己的观点或主张更符合伊斯兰的源泉——《古兰经》与圣训之要求，从而在客观上加强了伊斯兰的特性，使它在与其他文明交往中保持其个性。

回溯历史，为了回应伊斯兰理想和穆斯林现实生活之间的明显差距及其矛盾，一些个人和组织担负起宗教复兴的使命。比如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是伍麦叶王朝后期的哈里发（717—720年在位），史称“欧麦尔二世”^①，被誉为“第五位正

① 由于他是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的外孙，故有此称。

统哈里发”。他在位时期，阿拉伯帝国正处于对外扩张受挫、国内政治混乱、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之际。欧麦尔二世即位后，以“复兴伊斯兰”为口号，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废除王室家族特权，将王室成员的封地划归国有，责令他们把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土地和财物返还原主。欧麦尔二世还取缔了伍麦叶王朝规定的一些苛捐杂税，重新制定了天课征收制度；他重申保障帝国臣民的法定权益，包括非穆斯林臣民，采取了诸如归还基督教会土地，并对非穆斯林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进行补偿等措施。他重视伊斯兰法制建设，提倡法学家在立法和司法中的独立地位，严禁行政干预司法，并注重培养臣民的法律自觉。总之，他致力于在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弘扬和实践伊斯兰精神。史学家把欧麦尔二世与几位前任哈里发比较后，这样评价欧麦尔二世在位时期的时代特征：“瓦立德（705—715年在位）时代，人们见面后的话题是建房、建厂和健身；苏莱曼时代（715—717年在位），人们见面后喜欢问结婚、纳妾；欧麦尔二世时期，人们见面后首先问对方晚上读了多少《古兰经》经文？何时读完《古兰经》？每月封几天斋？”

当然，穆斯林学者没有忽视伊斯兰教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为了解决之，他们在经训的创造性解释和运用上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努力。其中四大法学家艾布·哈尼法（699—767）、马立克·伊本·艾奈斯（715—795）、沙斐仪（767—820）、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780—855）最具代表性。这四位法学家在实践中构筑的教法演绎原则被确定下来，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从而使伊斯兰教获得了自身发展所需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在阿拔斯王朝，随着翻译运动的展开，大量希腊、波斯、印度等文化典籍被译成阿拉伯文，这虽然极大地丰富了穆斯林

的文化,尤其希腊哲学因受到穆斯林的格外青睐而广泛传播,但也导致伊斯兰世界发生思想混乱,并对伊斯兰文明的个性构成严重威胁。中世纪著名穆斯林学者安萨里(1058—1111)对希腊哲学深入研究、客观的分析和冷静的批判^①,对理性与启示范畴的厘定和对制度与心灵关系的深刻阐述,强调了伊斯兰方法论的整体性和全面性,旨在重树经训在民众目中的神圣权威的同时,给予理性和心灵适当的定位,从而唤醒伊斯兰社会的全面觉悟。

以上所述只是伊斯兰复兴历史长河中泛起的几朵浪花。

诚然,自先知穆罕穆德和四大哈里发以降,伊斯兰经历了其辉煌时代,“并以自己特有的伟大的和惊人的生命力,跻身于少数几个给人类发展留下深刻印记的文明行列之中”。^②但也数度陷入危机与苦难。在许多穆斯林看来,伊斯兰教早期在《古兰经》的指引和先知的领导下,社会充满了正义、平等、和谐,是伊斯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人们相信,只要严守伊斯兰教导,以先知时代为楷模就会取得成功和胜利。就这样,每当诸如统治秩序失控、社会动荡、利益纷争等伊斯兰教内部解构因素沉淀到一定程度时,伊斯兰社会就会爆发复兴信仰精神的运动,以达到加强信仰,革除现实弊病,使伊斯兰教重新获得活力之目的。所以,“伊斯兰复兴的实质就是伊斯兰教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自

① 为了让人清楚地了解哲学,安萨里首先用明快的文风和清晰的语言撰写了《哲学家的宗旨》。接着,他完成《哲学家的矛盾》一书,该书肯定了希腊哲学中的逻辑学、数学的部分,否定其中的神学部分。作者明确而尖锐地指出了一些穆斯林哲学家在接受希腊哲学时所犯的种种错误。后来伊本·鲁世德针对该书撰写了《矛盾的矛盾》,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和问题提出质疑,并进行了反驳,但已难以恢复希腊哲学曾在人们心目占据的神圣地位。

② 张铭:《现代化视野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我调节，自我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的一种手段”。^①从文明演化的角度讲，这种复兴代表着伊斯兰文明的自我修复机制，它维系着伊斯兰文明的延续和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近现代以来的伊斯兰复兴是伊斯兰教自身自我调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其发展的常态，并非是对特定文明的拒绝和仇视。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依据历史上伊斯兰世界同基督教世界间的矛盾与冲突，和《古兰经》中关于“吉哈德”的经文片段以及某些事件，惊呼“伊斯兰威胁”、“绿色恐惧”。^②一时间“危机中的新月——全球性的威胁”、“崛起的伊斯兰可能压倒西方”等富有煽动性的标题文章充斥西方媒体。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立场，并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一切考量的亨廷顿也抓住时机，连忙抛出“文明冲突论”。“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文明的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在下降，但是这一优势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原因。”^③毋庸置疑，“文明冲突论”是基于这样的基本信念：不同文明之间不仅彼此差异，而且彼此对立；不仅彼此对立，而且彼此竞争；不但彼此竞争，更是彼此冲突。这种简化的二元对立理论理所当然地将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并强

① 金宜久：《当代伊斯兰教》，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② 如1996年1月21日周日版《纽约时报》的“每周评论”的头条标题是《赤祸已熄，伊斯兰代兴》，除了这个煽动性的标题外，文章作者极力怂恿读者认定伊斯兰教就是所谓的“绿祸”，并危及西方利益。

③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调首先要确保“我们”的利益。当然，认定另一个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威胁以填补由于苏联的解体而造成的假想敌的缺失，实在具有诱惑力。“对某些美国人，他们为了寻找新敌人加以反对以证明我们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力量，在共产主义死亡之后，伊斯兰教就成为他们偏爱的敌手。”^①“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的战争即将为西方与穆斯林之间的战争所代替。”^②

有人对美国著名新闻杂志 AOL 时代华纳公司旗下的《时代》周刊关于伊斯兰世界的报道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从 2003 年 5 月 5 日至 11 月 24 日，《时代》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共 140 篇，足见它对伊斯兰世界的高度关注，其中，专题报道 116 篇，占 82.9%，是其国外报道的绝大部分。然而，负面报道占了绝大多数，介绍伊斯兰文化的报道极少。^③整个伊斯兰世界被描述成一个处于恐怖主义、专制独裁阴霾下的世界。即使仅有的 3 篇介绍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报道也全是负面的：“一篇是一组组图，介绍的是什叶派的一次集体自残性宗教仪式；另一篇则介绍沙特国教瓦哈比教派，认为它是一个激进、残暴的组织；第三篇是通过探访几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 and 地

① 威廉普法弗：《帮助阿尔及利亚的原教旨主义者》，载《纽约人杂志》1991 年 1 月 28 日。

② [美] J. L. 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版，第 3—4 页。

③ 报道主要涉及以下几个主题：1. 恐怖组织、恐怖分子、恐怖袭击和反恐行动 51 篇，占 36.4%；2. 战后伊拉克局势 32 篇，占 22.9%；3. 关于萨达姆父子的暴政、暴行等 16 篇，占 11.4%；4. 巴以和平进程的艰难等 12 篇，占 8.6%；5. 其他伊斯兰国家与恐怖组织的联系及对美国的威胁 11 篇，占 7.9%；6. 伊斯兰国家的专制落后以及人民的悲惨生活与反抗 7 篇，占 5%；对伊斯兰教派与伊斯兰文化的介绍 3 篇，占 2.1%。

区来介绍伊斯兰文化，以了解恐怖主义的起源和传播。”^①显然，正如赛义德·爱德华在其力作《遮蔽的伊斯兰——西方媒体中的穆斯林世界》中所指出，绝大多数人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伊斯兰教，而是一个被解释过、被赋予许多消极内涵的抽象名词，或者是传媒对于个别事件的报道、炒作或随意性很强的评论。^②

在此种心态下，西方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词来归纳穆斯林重申宗教在社会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活动。据韦伯斯特第九版《新大学辞典》解释，“原教旨主义”是指20世纪新教中的一种运动，它强调把字面解释的圣经当作基督徒生活与布道的基本原则。对于许多自由的或主流的基督徒来说，“原教旨主义”是一个充满轻蔑和贬义的词汇，经常指那些拘泥成说、渴望返回和重复过去的人。因此，美国享有盛名的伊斯兰和中东问题专家埃斯波西托认为，“原教旨主义”一词充满基督徒的先入为主和西方人的成见。^③其实，自1991年起，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一个有多名著名学者参与的研究小组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对象，开始研究原教旨主义，陆续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但这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并没有对“原教旨主义”一词提出可行的定义。相反，研究报告的编辑与撰稿者“到最后似乎在拼命暗示我们，根本不应该定

① 宋庚一：《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建构——以〈时代〉周刊个案为例》，载《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2期。

② 赛义德·爱德华在该书中列举了种种事实，揭露美国媒体对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的概括化、扁平化、妖魔化。他指出，无论在电视节目或电影中的穆斯林一律再现为邪恶、残暴而且最重要的是——活该千刀万剐，1985年拍摄的《三角洲部队》最具代表性。更为甚者，美国一些重要的评论性杂志如《纽约客》、《纽约书评》、《大西洋月刊》等从来不刊载来自穆斯林和阿拉伯作家的评论，甚至文学作品。

③ 前引书：《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7页。

义原教旨主义一词”。^① 显而易见，西方媒体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中的宗教复兴所做的大量负面报道，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经常被等同于激进主义、恐怖主义和反西方主义。许多有识之士指出，这些不仅妨碍了人们对伊斯兰的正确理解^②，而且深深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想象一个穆斯林的焦虑和不安，因为，一直有人坚定的声称他或她的信仰、文化与同胞是一种威胁，而且他或她注定会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暴力扯上关系。因此埃斯波西托提醒人们应牢记，跨越全世界，回溯数百年，每一种族和肤色、每一个社会阶层和来自不同教育背景的男男女女都在伊斯兰教中找到了滋养和改变他们生活，提供一致感、团结感与和平感的信仰体系。^③

我们理解宗教的性质时所采取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前提假定、期望和判断。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托马斯·奥戴曾说，宗教往往体现人类最高的愿望；它不但是道德伦常的保障，而且也是公共秩序和个人内心平和的源泉。^④ 而埃斯波西托指出，当西方抱定世俗观念的人们遇到那些谈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广泛生活方式的穆斯林个人和团体时，他们立刻就把他们贬称为“原教旨主义”者，暗示这些人是“向后看”的个人和狂热者，是一种威胁。^⑤ 显然，这种人无疑是世俗主义的“毛拉”，

① 参见赛义德·爱德华：《遮蔽的伊斯兰——西方媒体中的穆斯林世界》（中译本），[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7—58页。

② 关于美国公众媒体、政论杂志和学术界对伊斯兰教造成的负面影响，《世界政策期刊》1995年夏季号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问一问美国大学生——无论是精英学府抑或其他学校——遇到穆斯林这个字眼时会有何联想，回答总是千篇一律：穆斯林是挥舞枪文、留胡须、狂热的恐怖分子，一心要摧毁其头号敌人——美国”。

③ 前引书：《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29—30页。

④ 托马斯·奥戴：《宗教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⑤ 前引书：《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308页。

他完全不承认伊斯兰民族有行使自身文化、政治与历史的权利，也否认人类生活的多样性，而导致他坚持如此观念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无知则就是霸道。我国许多学者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是个中性词，指伊斯兰内部主张正本清源、回归传统的一种思想倾向和派别组织。^①它所强调的净化宗教、复归原典的要求并非是要把整个社会拉回穆罕默德的时代，而是纠正时弊，恢复被淡忘或被曲解的宗教信仰。从严格意义上说，号召回归宗教基本信条和基本原则以及履行宗教义务的所有穆斯林都可以称为原教旨主义者。因为，伊斯兰就意味着对安拉意志的服从，穆斯林就是服从和实践安拉意志的人。

今天是昨天历史的延续，要深刻理解今天，需追溯历史的发展轨迹。瓦哈卜教长因发起和领导宗教改革运动而被称为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先驱，瓦哈卜思想被认为是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宗教思想渊源之一。因此，深入研究瓦哈卜思想，有助于全面了解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潮，并对此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都位于沙特阿拉伯王国，同时它所拥有的丰富石油资源又是西方工业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这两大因素注定了它无论在伊斯兰世界，还是在中东乃至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瓦哈卜思想作为王国的精神支柱和内聚力渗透到王国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王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外交等方方面面。对瓦哈卜及其思想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社会宗教心理，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与沙特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正常交往，因此，

① 吴云贵：《当代伊斯兰教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对瓦哈卜及其思想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20世纪40—60年代是研究高潮,推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著名的阿拉伯文化哲学家艾哈迈德·爱敏在《近代改革的领袖们》一书中,将瓦哈卜作为近代改革的第一人予以研究。又如阿布杜·凯里目·赫推布所著《穆罕默德·阿布杜·瓦哈卜——自由的思想、健康的心灵》、艾哈迈德·阿布杜·格福尔的《穆罕默德·阿布杜·瓦哈卜》、穆罕默德·哈米德·格斐撰写的《瓦哈比运动对宗教改革的影响》、麦斯欧德·纳德威的《穆罕默德·阿布杜·瓦哈卜》和阿里·团塔威的《穆罕默德·阿布杜·瓦哈卜》等著作,以及散见于学术期刊杂志的论文,对瓦哈卜教长及其思想进行了全面研究。

中国对瓦哈卜思想及瓦哈比运动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此问题,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从近现代伊斯兰复兴思潮和运动层面予以研究。如前所述,瓦哈卜思想是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宗教思想渊源之一,而瓦哈比运动被称为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先驱,因此,只要研究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和思潮,就会涉及瓦哈卜思想和瓦哈比运动。如《近现代伊斯兰复兴和思潮》(吴永贵、周燮藩著)、《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肖宪著)、《现代化视野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张铭著)、《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杨灏城、朱克柔主编)、《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溯源》(马通著)等著作。这些研究对瓦哈卜思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大多都限于篇幅,没有展开讨论。二、从研究沙特阿拉伯王国国家层面予以关注。瓦哈卜思想作为沙特王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研究沙特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中《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王铁铮主编)最具代表性,书中用较多笔墨对瓦哈卜思想做了清晰的

勾勒，梳理了它与沙特政权的关系，阐释了它对沙特王国国家与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提出一些颇为独到的见解，是国内在瓦哈卜思想研究方面，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总之，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理论与观点。但是，因种种原因，对瓦哈卜思想的专题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本书拟以此着手，以弥补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不足。

本书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和融会前人研究成果，并对此作进一步研究思考和提炼而完成。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瓦哈卜宗教改革思想兴起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运用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对其思想进行较为完整的展现和深入的分析与总结，并提高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透过现象看本质一直是研究者常用的方法，但从现象到本质却存在一个研究者思考和加工过程，从而使研究者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因此，本书注重从瓦哈卜教长本人著作中寻觅其思想，尽量避免或减少个人主观加工成分，以最大限度地展现瓦哈卜思想的原貌。另外，本书选择了瓦哈卜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和书信，将其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汉语作为附录，为其他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资料。

本丛书为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伊斯兰文化丛书》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学术顾问

- | | |
|-----|-------------------------------------|
| 刘昭瑞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 朱威烈 |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
| 牟钟鉴 | 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科规划组成员 |
| 吴云贵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 余振贵 |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科规划组成员 |
| 周燮藩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 杨怀中 | 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中心主任 |
| 林松 |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古兰经韵译》作者、著名伊斯兰学者 |
| 彭树智 |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